

长篇小说

THE

DOG

STARS

大犬座

[美国]彼得·赫勒 著
杨蓓 译

Peter Heller

长篇小说

大犬座

〔美国〕彼得·赫勒 著
杨蓓 译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犬座 / (美) 赫勒 (Heller, P.) 著; 杨蓓译. —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6.5

书名原文: The Dog Stars

ISBN 978-7-5447-6214-4

I. ①大… II. ①赫… ②杨…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44227 号

书 名 大犬座

作 者 [美国] 彼得·赫勒

译 者 杨 蓓

责任编辑 陆元昶

特约编辑 王秀莉

原文出版 Vintage, 2013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译林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
电子信箱 yilin@yilin.com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960×640毫米 1/16

印 张 21.5

字 数 240千字

版 次 2016年5月第1版 2016年5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447-6214-4

定 价 32.80 元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第一卷



1

我驾驶野兽号不断飞行，我备足 100 号低铅航空汽油，我从空中侦察，以预先发现敌情。我还相当年轻，我也相当成熟。我曾经热爱钓捕鳟鱼几乎胜过世间的一切。

我叫希格，简简单单一个名。如果你想换个叫法，也可以叫我大希。

如果我曾哭着从梦中醒来，我不是说我这么干过，那也是因为地球上的鳟鱼全没了。溪鳟、虹鳟、褐鳟、割喉鳟、黑斑鳟，一条都没了。

老虎一去不返，一起消失的还有大象、猿、狒狒、猎豹。山雀、军舰鸟、灰鹈鹕、灰鲸和斑鸠。让人难过。但直到最后一条鳟鱼逆流而上，也许是想找寻更凉的水域之前，我都没有哭。

梅丽莎，我的妻子，是个老嬉皮士。其实也没那么老。她长得挺好看。在这个故事里，她也许会是个夏娃，但我不是亚当。我更像

是该隐^①。他们没有像我这般的兄弟。

你读过《圣经》吗？我是说坐下来把它正经当一本书来读。翻到《耶利米哀歌》看看。那就是我们的处境，非常像。非常悲哀。那泪水就是我们的心声。

他们说末日到来的时候，先是越来越暖和，然后越来越冷。相当冷。我们还在等待。这个上了岁数的地球总能让我们大吃一惊，从她和月球分道扬镳之前，惊喜就一个连着一个接踵而来——可怜月球几十亿年来一直围着她转啊转，就像在被射杀的同伴身旁盘旋不去的大雁。

大雁也没了。也许还有几只。去年十月份的时候，我曾在日落后听到那熟悉的低低的叫声，接着看到了它们。五只，就在山脊上边那如同血洗过的寒冷天空中。整个秋天只有五只，我觉得来年四月怕是一只也见不到了。

当太阳的情况看起来不妙的时候，我用手压泵从一处旧机场的油罐里抽了不少 100 号低铅航空汽油，我还在那里弄了辆卡车搬运它们。如果我把飞行范围限制在本地，那么在我剩下的年头里，这些燃料足够野兽号使用，还能有点儿富余，我本来也是这么打算的，我必须这样做。野兽号是架小型飞机，一九五六年出厂的塞斯纳 182，漂亮极了。机身是奶油色和蓝色的。我估计它能比我坚持得久。我打算接受那座农场。乡下一块八十英亩的洼地，种着饲草和玉米，田地间仍有一条从紫色群山中流出来的小河，河水冰凉，满是溪鱖

① 该隐，《圣经》中的人物，杀亲者，为人类始祖亚当及其妻子夏娃所生的两个儿子之一。该隐为兄长，因为嫉妒弟弟亚伯而把亚伯杀害，后受到了上帝惩罚。

和割喉鲢。

在那之前我会飞行。飞出去再飞回来。



我有一个邻居。就一个。就我俩待在一个距离群山数英里的乡下小机场。他们在一块训练场边建了一排房子，给那些离开自己的小型飞机太远就睡不着觉的人住，就像玩高尔夫球的人愿意住在高尔夫度假村里，一样的道理。他那辆旧卡车登记证上的名字是本格力，那辆车已经破得跑不起来。布鲁斯·本格力。我想在卡车的手套箱里找个轮胎压力计带去野兽号上用，却翻出来这个登记证。地址写着小麦岭。不过我从没连名带姓地称呼过他，有什么意义呢？这里就我们俩。在至少八英里半径的范围内只有我们俩，八英里，正好是从开阔的山底平原走到山脚第一片刺柏林的距离。每次和他照面我只会简单地来句“嗨”。刺柏林往上走是橡树林，再往上是黑黝黝的原始森林。唔，准确地说是棕褐色的。甲虫的祸害加上干旱。许多树虽然还立着，其实已经死了，枯枝抖抖嗦嗦，像数不清的白骨，发出的声音仿佛无数鬼魂在叹息。好在不是所有树都这样。山上还是有一小片一小片的绿树，我是它们最坚定的支持者。我在山底平原为它们鼓劲儿：加油加油加油！快长快长快长！那是我们的战歌。当我从它们上方低低飞过时，会冲着窗外喊出声来。那些绿色的小补丁一年比一年大。只要你给上一丁点儿鼓励，生命就会顽强地坚持下去。我敢发誓它们听见了我的喊声。它们回应着我，在下方朝我来回挥舞羽毛一样的枝叶。它们让我想到身穿和服的女人。迈着

小碎步或是静静地站着。朝着你不停不停地挥手。

只要条件允许，我便会徒步上山。去那些绿色树林。这么说挺逗的：毕竟现在我不用调整日程挤时间。我去那里呼吸新鲜空气。不一样的空气。它很危险，就像一针不必要的肾上腺素。我见过麋鹿的踪迹。看上去并不是很旧。也许还有麋鹿。本格力说那不可能。但我觉得说不准。虽然我一头也没见过。不过我看到了不少鹿。我带着一把点 308 口径的枪，我用它打到过一头雌鹿，我把这头鹿拖回雪橇车里——那本是一艘独木舟，我把它的甲板锯掉了，只留下船壳——我的绿色环保雪橇。鹿同兔子、老鼠一起活了下来，还有旱雀麦，我想那就够了。上山前我先开着飞机去那里转了两趟。一次是白天，一次是晚上，戴着夜视眼镜。只要树不是很密，用夜视眼镜查看下方的林子很好使。要是有人，即便是在睡觉，你也能看到律动的绿色影像。总比没有查看的好。然后我到南边和东边探查一番，再绕到北边飞回来。三十英里，用脚走的话最少得花一天时间。这些地方都开阔平坦，只有鼠尾草、龙须草、一枝黄和老旧的农场。褐色的田坎就像拐杖戳在地里的印记，渐渐被绿草覆盖不见。组成树篱和防风林的树半数已经折断，被风吹倒在地，只有一些长在小水坑或溪流边的还绿着。然后我告诉本格力我要徒步上山。

那八英里地，我拖着空雪橇能在两个小时内走完，接着便到了有遮掩的地方。尽可以继续向前。不过回来的时候带上一头鹿，路便显得长了很多。尤其是走在一无遮掩的土地上。本格力会在半路接应我。我们还有对讲机，它们还能用太阳能充电。日本制造，好东西。本格力有把点 408 口径的夏安狙击步枪，架在一个他自己搭的台子上。配有测距仪。我很走运。他是个军事迷。真正意义上的

军事迷。他说他能从一英里外射中一个人。他真那么干过。我见过不止一次。去年夏天他射杀了一个跟在我后面穿越开阔平原的姑娘。一个年轻姑娘，瘦得像个稻草人。我听到枪响，停住脚步，放下雪橇，往回走。她被掀翻在一块岩石上，腹部贯穿了一个大洞，几乎将她撕成两截。她的胸口还有起伏，她沉重地喘息着，脑袋扭向一边，一只黑眼睛闪闪发亮地朝上看着我，没有恐惧，只是像在询问，急切而灼人，仿佛光天化日之下发生这样的事情令人难以相信。就像那样。就像在问：这他妈的是为什么？

那也是我问本格力的问题，这他妈的是为什么？

她可能会追上你。

那又怎样？我有枪，她只有一把小刀。更像是为了保护自己不受我的伤害。她也许只是想要些食物。

也许吧。也许她会在半夜割开你的喉咙。

我瞪着他，他居然想得那么远，想到了半夜，我和她。上帝啊。我唯一的邻居。我能对本格力说什么？他已经无数次把我从危难中解救出来。把我从危难中解救出来就是他的工作。我有飞机，我是眼睛，他有枪，他是拳头。他不会开飞机，我没有杀人的狠心。这一点我俩彼此心照不宣。如果不是这样，我们两个人里只会有一个人活下来。或者谁也活不了。

我还有贾斯珀，黛茜的儿子，最好的也是最后的防线。

所以当我们吃腻了兔子肉和池塘里的翻车鱼，我便上山去打头鹿。最主要的还是我想到山里去。那里感觉就像教堂，神圣而孤冷。枯死的树木随风摇摆，沙沙作响，绿色的树林里充满叹息般的声音。麝香树散发出鹿栖息处的气味。还有那些小溪，我一直祈祷能在里

面看到鱒鱼。一条小鱼。一条成年的幸存者，绿色的身影悠闲地游在石头投下的绿色阴影里。

八英里的空地到山脚，第一片树林。那是我们的边界。我们的安全岛。那是我的职责所在。

他能集中火力防守西边。本格力是这么说的。因为其他三个方向都是高原，足足延伸出去三十英里，花上一天时间也走不完，只有西边，距离第一片树林只有几个小时的路程。南边十英里的地方住着一大家子人，但我们一点儿也不担心他们。“一大家子”是我的叫法。其实是大约三十个门诺派^①教徒，他们在大流感袭击之后又感染了一种血液病。就像鼠疫，只不过发作得慢些。我想是某种类似艾滋病的病，也许传染性更大。他们的孩子生来就患有那种病，所以他们统统又病又弱，每年都会死一些人。

我们有边界。但并不能排除有人刻意躲藏。藏在那些老旧的农场屋舍中。鼠尾草丛中。小溪边的柳树下。河岸低矮处的沟壑里。他曾经问过我一次：我怎么知道。我怎么知道有没有人藏在我们的边界上，在所有那些空旷的野地里，等着对我们发起袭击？但事实是我能看到很多。不能说这片地界就像我自己的手背，这么说太简单了，它更像是一本我翻来覆去看了太多遍的书，里面的每一页都烂熟于心，就像以前某些人对待《圣经》那样。我就是知道。一个错位的句子。一处空缺。不该分段的地方分段了。我知道。

我知道，我常常想：如果我会死，不是如果，那肯定会发生在某次上山的往返途中。带着满载的雪橇穿越毫无遮拦的空地。被一支

① 门诺派，当代基督新教中一个福音主义派别。

背后来的利箭射中穿胸而死。

本格力很久之前给过我一件防弹背心，他那军火库中的收藏之一。各种狗屁玩意儿他都有。他说这件背心能抵挡任何手枪子弹和箭矢，不过要是步枪的话就得看情况了，我得指望自己运气够好。我仔细想了想。理论上说我俩应该是至少好几百平方英里范围内仅有的活人——不算“那大一家子”的话。作为仅有的幸存者，我的运气肯定够好。所以我会穿上那件背心只因为它挺暖和，不过要是夏天的话，我多半不会穿。当我穿着它的时候，总感觉像是在等待什么事情发生。也许就像站在月台上等候一辆好几个月都不曾来过的列车？也许吧。有时候整个生活感觉就像那样。



起初是恐惧。那时流感还没有大面积爆发，那时我还能走动，还能说话。说得也没那么多，但身体还算健康——至于头脑嘛，看你怎么说了。发了整整两个星期的烧，有三天时间体温在40℃到40.5℃之间徘徊，我知道我的脑子多少有点儿烤糊了。脑炎或别的什么病。热得烫手。思想本来在脑子里各安其位，现在变得困惑、迷糊、沮丧，就像那群有着蓬乱鬃毛的挪威矮种马，之前我曾读到过它们的故事，它们被一个俄国教授迁移到了西伯利亚极寒地带，那个教授试图再现冰河时代的情形，弄了许多草、动物和几个人过去。要是他知道后来发生的事情，当初真应该选择别的兴趣爱好。一半的矮种马死了，我觉得是因为想念斯堪的纳维亚森林想到心碎，另外一半在研究站里放养，喂谷子，最后还是死了。那就是某些时候我思想的状态——

在我感觉压力很大的时候。当什么事情困扰着我没办法放下的时候。其实它们还算不错，我指的是它们的机能，但有许多时候我感觉它们在我的脑子里很不自在，甚至有点儿难过，有时我会怀疑也许它们本该待在一万英里之外的某个地方，周围是百万平方英里的寒冷空气和挪威云杉。有时我甚至相信我的思想马上就要冲出头骨扑向灌木丛。也许不是我脑子的问题，也许身处这个世界，这样才是正常的。

我不想搞不清状况：已经过去九年了。大流感几乎杀死了每一个人，接着那种血液病又杀死了更多人。幸存下来的大多数都不是什么好人，所以我们住在这个平原上，所以我每天开着飞机巡逻。

我开始席地而睡是因为袭击。幸存者，仿佛他们从地图上挑选了这个地方。有条大的溪流，打钩。所以有水，打钩。肯定有燃料，打钩。因为这是个机场，打钩。任何读过一点儿书的人都知道机场有用不完的电，打钩。每所房子都有太阳能电池板，FBO 的运转基本上依靠风力发电，打钩。FBO 的意思是固定运营基地^①。真得说说运营机场的人。要是他们知道后来发生的事情，就不会把每样东西都设计得那么复杂。

绝大多数入侵者都是晚上来。他们或者一个人，或者成群结队，他们带着武器，有猎枪，有刀子，他们朝着我留在门廊上的灯走去，就像飞蛾扑向火焰。

这所房子有四个六十瓦的太阳能电池板，而我不在屋子里睡，所以让一盏 LED 灯整晚亮着根本不是问题。

① Fixed Base Operator，固定运营基地，是指设在机场或者邻近机场处，为除了航班飞行之外的小飞机，特别是公务机和私人飞机提供停放场地、加油、维修、休息等后勤服务的基地或服务商。

我不在屋子里。我裹着毯子睡在距离屋子一百码开外的一个斜坡后面。那是一个旧停机坪，到处都是空旷的平地。贾斯珀发出低低的狒狒声。他有澳洲牧牛犬血统，有个了不起的鼻子。我醒了。我用对讲机呼叫本格力。我想，对于他来说，这就像锻炼身体。排出二氧化碳，促进新陈代谢，就像上山对于我而言。

那是一个高高的斜坡，本来只是一个大土堆，我们把它堆得更高了些。高到足以走在它后面而不被人看见。本格力，他悠闲地走上斜坡顶，舒舒服服地挨着我坐下来，我已经戴上夜视镜，正观察下方的动静，我能听见他刺耳的呼吸声。他也戴着夜视镜，实际上他大概有四副，给了我一副。他说按照我们使用的频率，那些二极管能用上十年，也许二十年。再之后会怎样？去年我庆祝了我的四十岁生日。贾斯珀得到了一块雌鹿肝，我吃了一罐桃子罐头。我邀请了梅丽莎，她以一贯的方式出现，是一阵低声细语，是一团飘忽不定。

十年后添加剂再也不能保持燃油的稳定。十年后我将和所有这些一块完蛋。也许吧。

有半数时候，要是月亮升起来了，或者星星很亮，又下了雪，本格力就不需要夜视眼镜，他有红点瞄准镜，他只需要将红点对准那些移动的身影，对准某个站定不动的家伙，不管他们是蹲伏着还是在交头接耳，抑或是藏在那个旧垃圾箱的阴影里，红点定在某个身躯的正中。砰。他不慌不忙，有条不紊，砰砰砰。呼吸变得比之前更加粗重，更加刺耳。就好像他正打算去干掉某个人，我猜他正是这么想的。

最多的一次我们遭遇了七个袭击者。我听到本格力趴在我旁边一边喘气一边数数。就没点儿新鲜的，他嘟囔着，轻声笑起来，那

种笑声代表他不高兴。我指的是比平常不高兴许多。

希格，他小声说，这回你也得动手了。

我有一把 AR-15 半自动步枪，使得还不错，他给我装上夜视瞄准镜。我调整了一下。

我开枪了。

第一阵子弹过后，还有三个人活着，接着我们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交火。但那些人没有夜视眼镜，他们不熟悉地形，所以这次交火没有持续很长时间。

就是这么开始的，我指睡在外面这件事。我永远也不要被困在屋子里。就像睡在财宝堆旁边的龙，我不会那样。我会跟财宝堆保持一段距离。

第二个夏天过后他们来得渐渐少了，就像水龙头拧紧，只剩滴滴答答的水滴。大概每三个月才有一个不速之客，接着一个也没了。就这样过了差不多一年，来了四个亡命徒，差点儿把我们彻底干翻。就是从那时起，我开始把有规律地开着飞机巡视当成日常工作。

现在我没必要睡在泥地上了。我们有我们的防御体系，我们对它很有信心。恐惧就像关于恶心反胃的回忆。你想不起来它有多么糟糕，想不起来你为了摆脱它恨不得立刻去死。但是我常常会想起。睡在泥地上。在冬天里躺在一摞肯定得有二十磅重的毯子下面。我喜欢这样。不会被困住。我仍然睡在那个斜坡的后面，我仍然让门廊上的灯亮着，贾斯珀仍然蜷曲在我的腿旁，在梦里呜咽，在它自己的毯子底下微微发抖，不过我觉得它现在几乎已经全聋了，起不到警报器的作用，只是我们永远不会让本格力知道。本格力，你就是捉摸不透他。他把自己藏得很严实。说不定对我分享的食物满怀

怨恨，谁知道呢。在他看来任何事情都是有目的的。

我曾经有过一本关于星星的书，不过现在没了。我的记性还不错，但星图一点儿也想不起来了。所以我开始自己划分星座。我划出了大熊星座，山羊座^①，也许我划给它们的位置并不是它们原本的位置。我划分了一些星座给那些曾经存在于这个地球的动物，那些我熟知的动物。我划分了一个星座给梅丽莎，是她站着的样子，高挑的个子，在冬天的夜空里微笑着俯视我。看着羽毛般的白霜悄然爬上我的睫毛和胡须。我还给我们的小天使划分了一个星座。



梅丽莎和我住在丹佛的一个湖边。距离市区只有七分钟车程，去大型书店、餐厅、电影院都很方便，我们很喜欢。从我们那所小房子的大窗户往外看，能看到绿草、湖水和群山。还有鹅群。有一群常驻的塘鹅，还有一群加拿大雁会在春秋两季排成巨大的人字形飞来，同本地的鹅群厮混一阵，也许还会交配，然后继续前行。在阵阵粗哑的叫声中起程离开。我能分辨出哪些是“过客”，哪些是常驻湖边的野鹅。我觉得我能。

在十月、十一月，傍晚我们会沿着湖畔进行我们的餐前散步，会把那些候鸟指给对方看。我觉得她总是认错。她会半真半假地生气。她很聪明，但她不像我那样了解野鹅。我从不觉得自己有多聪明，但是我总能从骨子里认出某样东西。

① 即摩羯座。

当小狗贾斯珀来到我们家时，我的理论得到了证实：它会追逐那些容易受惊的野生大雁，而不去招惹那些脾气不好的常驻客。至少我觉得是这样。

我们没有孩子。她不能生。我们看过一个医生。他试图向我们推销什么疗法，我们谢绝了。我们对只有彼此的生活也挺满意的。接着，奇迹发生了。她怀孕了。我们已经开始习惯只有彼此的生活，我不确定自己能否再爱上别人。我看着她的睡容想：我爱你超过世上的一切。

就在那段时间的某个时刻，我正带着贾斯珀在萨尔弗河上游钓鱼，心里突然一阵悸动。那感觉就像我的心脏马上就要爆炸了。和碎裂不一样。就好像我的心脏再也无法盛下那么多美好。这么说也不太准确，不仅仅是美好。某种让我感到无比契合的东西。光滑石子表面的微小弧度，倾斜的峭壁。云杉的气味。小割喉鲂在一池幽深的水中静静地绕着圈。甚至无须感恩。只须存在。只是钓鱼。只是沿着溪流往上游走，天色越来越晚，空气越来越凉，它们构成了一个整体。以某种方式成了我的一部分。

梅丽莎也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。但又有些不一样，因为我们被赋予了特定的灵魂。就好像我能将她仔细地捧在手心，能够小心又小心地包容她的一切，对田野我不能这样做，但是对她我能，也许一直以来是她在包容着我。

圣文森特医院就在湖对岸。橘红色的急救直升机就在那儿降落。最后我们讨论要不要飞到西边去，但已经来不及了，而这儿就有家医院，我们去了那里。他们把我的妻子推进了某栋大楼。冰冷的死亡正在那里等待。